

【理论学习与探讨】

正确理解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 生产劳动补充定义的论述

陈 振 羽

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除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还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作为“补充的定义”。^①有些同志虽然并不象其他同志那样否认马克思提出过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但是却对马克思关于上述问题的论述有着重大的误解。

一、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并没有所谓“两个假定的前提条件”

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的论述误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为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有着“两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即第一,这里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劳动;第二,假定整个物质生产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②所谓第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包含着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才要有补充定义,非物质生产领域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观点;所谓第二个假定前提条件,实际上是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整个物质生产领域的条件下,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才要有补充的定义。这就不但认为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而且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也不一定要有补充定义。

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没有所谓有着第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其一,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的规律,因而一般生产劳动概念被看作只包括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也被限定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的范围。这就能够从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除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以外,还要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作为补充定义。所以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要有补充定义,就表明他是把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看作不可能生产剩余价值的非生产劳动,不存在所谓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有着只是把考察的范围限定在物质生产的劳动,暂不涉及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作为假定的前提条件。其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体系不包括所谓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的第一个概念不只包括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劳动,而且还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劳动。只是“第二个概念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劳动。”马克思的“‘补充定义’指的就是这种生产劳动。”^③因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就有所谓第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

产劳动定义体系不包括所谓“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因为马克思不把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看作也能够是生产价值、从而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体系不包括所谓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看作是对劳动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整个关系的简称，又由此得出二个从属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从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④既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体系不包括所谓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那末就没有所谓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有着第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其三，马克思在关于生产劳动补充定义的论述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工人的特点”是生产物质产品，^⑤这也表明，他不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中有着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他既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工人的一个特点是生产物质产品，就要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看作必须还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被认为不可能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我们不能由马克思提出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掌握全部物质生产领域的条件，生产物质产品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工人的一个特点而认为在没有上述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不具有上述特点，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掌握全部物质生产的条件下，还存在小商品生产者，生产物质产品因而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工人的一个特点，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还是属于物质生产的劳动。这也表明，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没有第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必须还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的补充定义，也没有所谓有着假定整个物质生产领域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假定的前提条件。正如前面所阐明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是他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既不必要有第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也不必要有所谓第二个假定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没有所谓第二个假定的前提条件，还因为其一，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全部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假定的前提条件，不是作为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要有补充定义的时代条件，而只是作为斯密为何会提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个定义的一个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非生产劳动者的一个特点是不生产物质产品，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者必须生产物质产品，然而生产物质产品也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者的特点，只有随着小商品生产的消失，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了整个物质生产领域的情况下，生产物质产品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者的一个特点。于是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种极为明显的差别，就易于为斯密所察觉，这是斯密会提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个定义的一个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要有补充定义的论述中所指出的“又得到了第二个定义”^⑥，说的就是斯密会提出上述生产劳动定义要有上述条件。马克思在其他论述中就明确地指出上述条件是“促使亚·斯密除了作为基本定义的第一种特征以外，又加上另一些特征的理由之

一。”^⑦其二，马克思在关于生产劳动补充定义的论述中对斯密的生产劳动定义进行变革，从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要有补充的定义，这也表明不能认为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必须具有所谓第二个假定的前提条件。斯密把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定义和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的定义混淆起来，马克思则科学地阐明上述二个定义的根本区别，由此明确地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还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是补充的定义。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上述二个生产劳动定义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定义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有决定意义特征的定义，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还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一定义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补充的定义。

二、马克思不是在某种条件下提出而又放弃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

经济学界流行的误解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的论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为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只是“在假定物质生产的一切领域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的，才把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但是他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已经放弃了以前的假设，也不再把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而是称为生产劳动的一般定义。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过程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中，这种劳动始终是生产劳动。把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说成有着上述条件，正如前面详论的，这忽视了考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体系以及忽视了马克思提出上述条件是作为说明斯密会提出第二个生产劳动定义的一个原因。所谓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补充定义有着上述假定条件就要认为如果不存在上述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不必要有补充定义，实际上易于陷入把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说成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错误。

所谓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放弃了上述假定的前提条件，从而也放弃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这种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其一，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并没有所谓放弃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全部物质生产领域的假定。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二次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全部物质生产领域的假定是作为说明斯密为何会提出第二个生产劳动定义的条件，马克思还在上述著作中对斯密为何会提出第二个生产劳动定义的其他许多原因作了详细的说明，因而他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没有再详细探讨上述问题，就没有再次提出斯密的第二个生产劳动定义的上述条件。我们是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掌握物质生产领域的假定是正确的，虽然这是个极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趋于掌握全部物质生产领域，马克思是会坚持上述正确的观点。其二，不能由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关于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中这种劳动始终是生产的那段论述，得出这里只是说明生产劳动一般，从而放弃把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劳动过程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可是，劳动过程只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⑧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所谓只考察简单劳动过程，从而只考察生产劳动一般，而是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

劳动过程，并且实际上揭示了也应该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被看作还必须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作为补充的定义。马克思指出的简单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包含有以下二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作为简单劳动过程的产品是物质产品这种一般规定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可以得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种一般规定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观点也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还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的定义，虽然这个定义是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决定意义的特征的定义，然而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前提，因此上述定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定义。其三，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多次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看作包含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内容，这也表明他是坚持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还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个定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定义的观点。例如，马克思指出：“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⑨这里表明他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内涵看作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从而揭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还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定义。其四，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也是从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的观点，而不是从资本主义非物质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这也表明他在上述著作中不是放弃、而是坚持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应该有补充定义的观点。例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者所执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是吸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使生产资料成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⑩马克思在这里揭明了生产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他们的劳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劳动对象，生产物质的商品，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这表明他只是从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非物质生产过程被排除在外，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被看作还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又如，马克思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剩余价值的总体工人的生产劳动者又是物质生产总劳动过程的执行者，“他们结合起来的活动在物质上就直接实现在同时是商品总量的总产品中。”^⑪马克思在这里是认为总体工人的生产劳动者所执行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而不是所谓也可以是资本主义非物质生产过程。这也表明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还必须有生产物质产品的补充定义。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还多次阐述上述类似观点。^⑫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442页。

②《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4辑，第321页。

③《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4辑，第326页。

④参阅陈振羽：《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定义剖析》，《攀登》，1992年第2期；

《正确理解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山东经济》，1993年第4期。

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2页，

（注转下页）

【农村经济问题研究】

关于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产权问题

马 鸣 棠

所谓产权,即资产的所有权。它是指资产所有者对一定的物质资料,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处置的权力。公正、明晰、准确地搞好产权界定,是农村经济和企业组织彻底转换经营机制的迫切需要。因此,进一步增强产权意识,划清产权归属,理顺产权关系,是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

历史性的期冀:增强产权意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宣告了排斥产权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全面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带有产权趋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重大变革,初步确立起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确定了土地的家庭经营自主权、使用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权。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产权也得到了充分尊重和顾及。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农村开始在产权明晰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应当说,农村第一步改革,启迪了人们的产权意识。但这种意识是朦胧的、肤浅的,所形成的产权制度为人们创造的收益也仅是初步的。在农村,虽然土地的产权关系较为明晰,集体与集体间互相侵犯产权的现象已基本绝迹,但其他集体资产离产权明晰化仍还有较大距离;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集体资产缺乏具体的承担者;上一级行政组织仍存在无偿占有下级经济组织财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组织和制度形式注定不能完成产权改革的历史重任。只有股份合作制这种崭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才能真正实现产权明晰,财产归属清楚,才能真正和最终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而树立和增强人们的产权意识,对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确立以下四种意识。

(一)要树立产权归属意识。产权独有的一物一主性,决定着多种经济成分的产权

(接上页注)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5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9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5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1页。

⑫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0、101、107、111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